

士
啓者南滿醫科大學醫學士萬國光君自畢業後曾士奉云

印本 樣本 承索 即贈

公民及國
畫兩科，
因課程極
多尚未頒
布。現在
望東村材
整已完竣
，一俟課
程兩學公
休後，即
行編輯。

川南戰情無變化

長、劉元塘爲西康陸軍第二師師長、擬請中央加委、聞劉前曾表示願其最後根據地、**岷江天塹**、而以雅安爲中疏迫、亦無結果可言、前往訪劉從優、諸其從二十四軍財政總處

被拘肥主多遭酷刑致死

【自井通信】富順 防務空虛以致匪風四起
境內、因駐軍開拔、匪徒力量、不楊雄厚
走時、該廠遂向空添大
部機器、即劉文輝現仍
準備以雅州爲最根據

知所問津焉

道門口天申永總經理
電話五〇二號

（甲）什麼菜內可以放，（乙）最素菜蔬
尤其湯內更對

新蜀報副刊

第四百零二期
目 錄

(一) 滿腔我逼起上龍背了 石江

(二) 小小的啟事

(三) 鍾一先生請石看

(四) 峽外遊記 伍微莊

(五) 辯論舞台

滿成！我逼起上龍背

老友江石江，也許不用介紹，知道他的人很多；總之一句話，也是個稍稍有名的窮文人而已。現在他把他『上窮背』的經過，公開地發表出來，這我們很佩服他的勇氣。其實我們知道他住的部隊，『番號就不宣佈』已經不舉搶過路客的時代，而是想大搶時代了。好說了，『竊鈔者誅，國者奪，侯之門，仁義存。』江石江的部隊既準備上軌道正式地出命令公文正式地搶老百姓，不久豈不仍然是『侯侯』麼？而今用命令公文，正式公開說明並派了縣長那類的人搶老百姓財庫，豈少也哉。江石江自以為如此便是士龍背，則當今之多少要人，亦不過『大龍背』上的人廬而已。

另一方面，丟開理論不談，話說江石江這類的窮文人，可憐竟為我們的社會逼得他去龍背，那麼，我們的社會應當是一個可恥的社會。我們的社會，竟不能用一碗飯去養活一個每月所需不過數十元的文人，于是綠林弟兄反手能招待他；在這點上，我們相信沒有一個道德先生敢批評江石江行為的錯誤，假如他稍有良心的話。

人是求生存謀生活的東西，我是人。現在已到了不能生存無可生存的地步……」石江的話是何等感動人！到了這地步的人，你說他不該作土匪，不該加八××黨，不該作小偷，不該不講道德，不該……我們說「你才不該說這類的話！」

小小的

今日因稿件擁擠，「隱藏着的力」暫停一日，請讀者原諒

副刊編輯處

不消說，這社會如果老像這樣不改良下去，不但一個石江要上龍背，就是任何人也會上龍背的，因為龍背上還可以生活，而這社會簡直不能生活了。

這裏我謹慎地將石江的原件發表，除了空洞的同情并不要外，希望這東風能成爲一個引人注意的社會問題。

這篇文章的題目，我在未離開重慶之前，曾向巴蜀日報編

滿成錄記

精神陳冰先生說過，而且還說把文章投在該報發表，殊可惜時。仔細一想，文章事小，題目事大，「上龍背」是不正當而犯法之事業，說「逼起」者，又有惡恨當道的嫌疑。讀者若報端披露，或者想我去坐（無租房屋）的人，正好來乘隙告我一狀，那就上龍背而又不罷了。如今上來了，上來又下來，在「世外桃源」湘西鳳凰縣中休養，暑日晝長，仍思把「逼」上「上」一寫出來，給老友滿成應酬，一見我們窮文鬼的外命，遠在省外，恐「逼」能搬來就我，敢「做了這篇文章」。

我在三五月就由宜昌動身到了別後半餘的重慶我滿儲着一團圈心去投交我的「位軍界朋友，他這時在做「路司令」，想來祝書長一席，是十拿九穩的，所以心有成竹，十分快活，及到打聽在渝友人的蹤跡，個個都富貴榮華，只有滿成還在新聞界混跡，不幸又已經出去做戰地視察記者，我們連見面的機會都沒有，這使我心平一焦。

未及一週吧！「路司令」就編成了旅長，他知我到了重慶，便先來信通知：「編總之後，編總者尙無款道散，兄乃非有枵腹從公之環境，此爲事實上之困難，祈暫在渝小就，容後商邀。」我讀了此函等於一杯超過冰點的冰麒麟，從服心爬到腳底，嘆回天之望已絕，生活又在何方？

「在渝小就」四字，又成了生路的發端。「就」倒無論大小，只求能在「渝」中便得了。我於是先用腿奔走認識的朋友而權貴者，繼用手致函認識的朋友而權貴者，終於用心靜候着各方的催信，一天又一天的過去，回信也一封又一封的寄來，結果是「愛莫能助，今非其時……」的字眼入目，傷心，悶氣，短口而已！

「我知在渝」不能「小就」了，便把妻兒，移住鄰縣，個人「在渝小住」分開他過，吾妻以環境逼着分離，也只好忍痛分家，記得她與我在黃島邊一家旅店早餐後分袂時，她說：「你

看風吟在廣州，謠說上郡都，小不的阿魯，孤兒另的繼父重慶，你們文，都是窮得四分五裂了，我也只好殉而分別了！」我當時聽了，鼻子一酸，也淚熱辣辣的滴出來了，我非惜我們的別離，却是心滿嘴成的阿魯，與我們的小流，他們何辜？投在我們這種窮光蛋的人家，連享受父母「撫育」的幸福都沒有。

在不忙渝城的時候，我曾去要求做一個「小住」的地方，碰了一個「想來不致於碰」的釘子，那地方是我的同學同事而又最有關係的朋友古君的住所，別的關係且不談，專談住地的關係吧！當我在渝住家時，般夫妻尚未婚配，舍間便常借他倆小住，在這「只租別人停喪，不借別人成雙」的嚴禁社會裏，我破例的慨然借給他們，讀者便知我們的關係了，自然我也不，信借了成雙借收家滅門的。

我仗着這相關聯，跑去會古君，不幸古君不在，便將借住之事告知古夫人，我并先提出兩個條件：（一）時間不過兩星期，（二）吃飯我在「窩」吃，古夫人本是質樸的姑娘，便慨然應諾了！晚間我再去會着了古君，重申前言，期其必諾！因為現社會戰耳朵的太太比比是的，殊不知他竟公然答道：「住下！」我於是掉頭又見那位古夫人，面有難色，也只好敬讓一壁了。

「小就」不能！「小住」又不能！我當時益發信西蜀非故鄉也，「命犯」離星」了，我素有頑矯毛病，便決定「小租」了。「小租」者租間小屋也，當被鈔五元小租告成之日，便是老友王君在室中另別一鋪之時，我把古君萬人之事告訴出來，那王君也為我暗嘆不已！後來他說：「人情日來有冷變，我便接口道：『我們今夜回一家』」彼此都笑了，忽爾郵差遞來一封信，是黎君由渝城寄來，教我即刻去會更親的駐渝錢表，他在西南飯店裏，我由這短短的信裏，已決定我今後的出路。

1943-1944

辯論舞台

本台現已
正式開幕
特請各名
票自由登
台表演拿
手好戲！

胡方君看了大一堆新副之役

：目劇日今

後完演錄目告預此在

要 自 預 告

- (二) 沙破君的讀了滿成先生的文章後
- (三) 張方君的對「對女學生被誘為娼」……意
- (四) 白君錫君的關於馬架
- (五) 楊卜其君的一封信通信，
- (六) 皮潛平君的讀了辭論舞台以後
- (七) 劉福宗君的獻給抱槍俠者二位先生
- (八) 丁夢林君的關於社會問題的一點小意見
- (九) 西門蕩君的必須來一個申明

辯論舞台即將閉幕

三 辯論佳作當另謀出路

看了「一大堆新副之後」

胡方

自然我是更期待著能放下筆桿加入前線的工作的戰士。這些，新副的新聞文學，似尚未做到。

(B)——金滿成如蟻在香黃旗下去了。新聞文學，最好是天天有。(如果真能天天到街頭巷尾去擷取，我想，天天是有可能的。)既然已決心提倡於先，就不應許洗乾淨了幾次面，就

擷取，我——金讓給普洛布希霞馬去了，我不是反對普洛文學，我是更想具體地深入地了解普洛文學。新副是應該有這樣一個研究普洛文學的地位。但這——文學，是今天的甚至明日的深淵的關於普洛文學的理論(如如何寫進的新議案的介紹就很好。須知，此時已不是光談定義與起源的時代了。)(二)必須是道地普洛文學作品或作品與這作家的介紹與批評。新副很少做到這些。新副上所登的關於普洛文學的問題，大約——還是應該與否的討論與非原和義的說明。(三)護馬曲解之處多於正文。(雙方極端無聊吃苦之能事。恕我不必舉例。)(四)……因看後，使我感到震動的膨脹。新副新聞文學都破掉了。老實說，那些謾罵，又何嘗能罵着人！他們——罵者，就不會把金滿成那文章看清楚。他們中立場，本來是對的，不過金滿成既已在「這」社會寫着「這」報紙，哪里能談到那文章？(其實我覺得金滿成比我還要更有勇氣點，他敢於各力而受攻擊着。自然也只是在甲方罷乙，因，在乙方罵甲也。然而——)何況他們寫的文章，又沒有金滿成的文章寫得自然。樣周詳透澈。所以他們的結果，反而答。

(未完)

看了「一大堆新副」之後

胡方

新蜀報副刊 第四白零二期

四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號

「什麼信？」王君問我，「是否你愛人給你的？」
「不是的！這是今後生活的指南針，」我很快答他，他

鍾一先生請看看

「在當時莫明其妙，又問：『關聘乎？委狀乎？』
『非關聘，』「非委狀，乃是兌一『票紙』的『摺負』」
「怎麼你嚷起龍背上的話來了？」他笑着說。
「王爺！我……通……起……」我……
「我戰戰兢兢向他說。」

先生大作中人竟罵到「放你媽的屁，造你娘的聲」這步田地，我想先生一定是投錯了地方。用這種方式罵人的是四川午報而不是新蜀報呢！先生大作還不願意登在繪圖舞臺，我想繪圖舞臺雖無聊，還未到先生的程度。

「不是呀！」我正式的向他陳述：「人是求生存，謀生活的東西，我是人，現在已到了不能生存，無可生活，無可地步，四圍都是怨人窮的人，他們利己心勝過利人心，我是弱者，我無能力在這樣的環境去和他們鬥爭，我要出去，要上觀背去，合夥做番另外的事業，離開了他們，各自去創造新的世界，生和死，那是于我無關的，我明天決定走了！」

「票文就武，怕也沒有什麼發展，怕也沒有什麼成績，怕還是將來吃苦，怕還是到頭後悔，怕……：……」

「不用怕了！王先生，這是逼起去的，有什麼怕與不怕？」我說後就倒任在床上睡着了，果然第二天，我就離開重慶上觀背來了。

滿成！落草生活，綠林風味，我且單身受於益三月了！他日當一一為你道來，今天就此擱筆，只望你知道，我「上觀背」是「逼起」罷了！

我們人數有八千，地盤踞有縣，我做子金之水餅的一介寒酸，歡樂時勝過你們「報徒無冤」，悲哀時不如那些「乞兒化緣」，這袍背上的生活，待他日續詳寄呈了！

(完)

先生自以思想很新，別人都是落伍。但先生不曾想到，如此鄙人，乃是封建思想的遺毒。以爲同對方母親發生了肉體關係，便是侮辱對方。這者在新思想而論，你若同他母親發生了關係，叫他兒子何？況他的兒子假定真作錯了文章，這就應當以造他母親來報復麼？這是馬克思學說呢？還是無產階級文藝論呢？你所罵的對方，假定正是思想落伍的人，那麼他一定尤其比你會罵，會比封建遺毒的正來罵你。他若將稿文轉敬了先生，先生又將置令天下人于何地呢？嗚呼衰哉，像先生這樣的人，却還把無產階級的文藝理論上一些名詞用來作幌子，我們真要替無產階級的文藝前途哭！(又向讀者申明一下，鍾先生所罵的對方是巴蜀日報的李亦明先生。不是我自己)古人說：「書讀十年除俗氣」，若鍾先生者，到底還是少讀了書的原故。那麼，我們祝先生多多讀書！

滿成白

峽外遊記

(十四續) 廣東十五日電

彭君有眷在粵，住宅去此最近，邀過其晚餐，客室中見其家珍珍士像，開死時年未二十，烈士夫人過門守節，撫彭君次子爲子。國府年庚金千元生活費云，外時，彭君相繼爲始，始知爲其共亡也。十時彭去。(未完)

仵筱莊